



第151期 · 2024年4月

非賣品



「可怕」兩字

妙法寺劉金龍中學上月組織了一個「交流團」，前往梅州等地學校作文化交流。

交流團深入梅州、興寧、五華、蕉嶺、大埔等地，與相關學校互動，參觀了歷史名人故居，也進一步增進對客家文化的認識，校監吳彩華及黃美珠校長均認，為這次活動讓同學擴闊了視野，獲益良多。

妙法寺修智大和尚不但隨團前往，並且在交流會上講了話。

修智大和尚與群眾講話，一向以來都是隨和的，用句流行語形容，這叫做

「貼地」。

這次他有什麼「貼地」之言呢？

他有這樣的說法：我們會經常聽到一句話語說：「沒有文化真可怕！有文化亦可怕！」

這句話看似矛盾，其實不然，它告訴我們，沒有文化固然可怕，特別是現今這個科學社會、知識社會更需要文化，但為什麼說「有文化亦可怕」呢？重點便在於一個「心」的問題，如果一個人心術不正，是不是有沒有文化都可怕呢？甚至可以說：「如果心術不正，有文化更可怕！」



修智大和尚談到這「心術不正」帶引出來的「可怕」問題，他同時談及「普門品」裡一節話——

「若有女人設欲求男，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，設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，宿殖德本，眾人愛敬。……」

這裡說的「求男求女」，是指生兒育女。我們不僅是希望平安地把兒女誕生下來，重要的，是生下有福德、有智慧，而且相貌端莊的下一代。換句現代語說，這就是不要「心術不正」了。做父母的，打從心底裡就希望自己有一個有智慧有德行，且相貌端莊的下一代。

所以，今天我們讀書求知識、求學問，就是要端正自己，做個有正確人生觀的文化人。

修智大和尚不但實在地向一眾學生講述現實人生問題，他同時引用上佛經上所說，彼此印證之下便讓我們覺得：佛文化，其實就是「貼地」的生活中的文化。如果「得個講字」而不是作出實際的應用運行，那可用上一個現代詞語說來形容，這叫做「不切實際」。

對「可怕」兩字，其實是不用害怕的。真正的「害怕」就是「說話的巨人、行動的矮子」，我們要「心行一致」，這才重要。



佛語（六）

大智慧

我們常聽到一些信眾說：學佛，是為了能有大智慧。

有大智慧，誰人不想。問題也在於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單是想便行嗎？」想，是一個開始，重要的是行動「修行」兩字都是動詞，正好說明了「做」才是重要的，不要得個「講」字。

南懷瑾先生在《如何修証佛法》一文裡說——

大功德的成就才有大智慧，你剛在打坐裡頭求智慧，這是小乘法門。

這樣說，是進一步地去說明一個尋求大智慧的修行問題。

打坐而開啟思考之門，當然也是很好的，但畢竟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地行動起來，提升起來，不要僅在「想」字上做功夫。

一心不散亂

經常說打坐修行，惠能談這問題時說：「修行不一定是打坐的，坐可以，行也可以！」

這說法，大家都清楚明白的，「硬」性地規範自己坐下來，無非是求心之安靜。

好了，我們若是心已安靜，又何必一定是「坐」下來，你在路上走着，甚至在吃飯時，也可以說是在「修行」的，重要就是一個靜字。——是心靜。

《大智度》論說——

一心不散亂，盡攝諸善法。

重要便是「一心不散亂」，心不亂才會靜，才會專注。有關這一點很多「佛說」都會說的，這是學佛的一個核心要點。其實這又何祇是學佛、修行，一切的學習都是從這方面出發，而且這還是從小便該這樣學習的，我們經常見到一些家長對孩子說：「你呀，讀書最緊要是專心，不要心散呀！」

道理就是這樣。

簡單

簡單的道理，雖然我們容易清楚明白，但往往是越簡單越容易而忽略，難怪鳥巢禪師對白居易說：「這道理是簡單的，三歲孩子雖懂得，但八十老翁行不得！」

先來看看鳥巢禪師說的是哪一句？

當時白居易問：「法師，什麼是佛法大意？」

鳥巢禪師答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！」

讓我們用句現代方言親切地試看白居易聽了這句話後怎麼說，他會說：「大佬呀，咁簡單道理，使乜你講呀！」

就是這樣——知易行難！

其實也不是什麼「難行」，祇是我們掉以輕心，沒有好好地去依此而行而已。

以白居易如此一位著名詩人怎麼不明白這些道理，鳥巢禪師就是提醒一下而已。

再多說一點，那位禪師原叫道林，他在大松樹上築巢而居，遂被世人稱「鳥巢禪師」。

心常寂靜

《寶雲經》裡說——

「以心系心，以心住心，心專一故，次第無間，得定心故，心常寂靜。」

請你咀嚼一下上述這一句，是不是每一句裡都是指向「心」？無論是說「住」、「專一」、「無間」、「定心」以致「寂靜」，都是指向一個求心之「把住」，要一心不散亂。這組話我個人以為除了「專心」之外，進一步的理解就是「心常寂靜」之重要。

寂靜，不是「孤寂」，如果有這「孤」字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那一份孤僻、孤獨，以及孤芳自賞。都不大好吧？

但寂靜便很不同，那是一個令你真正心安、專心、心無雜亂、一派靜寂地帶之境。

所以，我們如果能夠真正地做到心常寂靜，那將是一個很美妙之境。

——如何能進入這「常寂靜」？也不用我們多說了，多作這樣的學習修行就是。



想象空間

走在街上，遇上一些雲石建築物，我總是會慢慢行慢慢看，甚至是停下來看個清楚。

這些雲石，雖然是「人造石」，但它的石紋却給我們一個「無窮無盡的變化萬千」感覺，特別是那種水紋，就好像一幅一幅半抽象水墨畫。我們在繪畫時，很難會有這樣的構想，因此，寫水墨畫的時候，往往會讓這些水墨在宣紙上自行「化」開來。往往，真的往往呀，——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前些日子在中環怡和大廈二樓行走，看到走廊旁的「雲石」，那水紋的結構便給了我很多的想象空間，情不自禁地把它拍下來，即使不是拿來作寫畫參考，不時地打開手機看看，也是十分愉悅的，是不是？



佛教的修行方法(一)

· 聖 嚴 ·

(原刊於一九七八年三月《內明》第七十二期)

前 言

非常謝謝貴紀念堂理事長吳俠民先生，昨天、今天一再給我介紹。我非常感謝有此機會到多倫多來為僑胞們講佛法，同時也覺得非常難得的有醒華日報的總編輯簡許邦先生担任翻譯。今天星期一，所以聽眾沒有昨天多，請各位儘量坐向前排，把你們和我的距離拉近些，因為佛教徒向法師們請教和學習，稱為親近善知識，意思是親切地接近被你們尊敬的人。

一、修行的意義

今天的講題是「佛教的修行方法」，很多人認為修行是出家人到山裏去，或是關起門來在寺院裏才能修行。事實上修行二字固為佛教名詞，但在每個人日常生活裏也都用得到。『修』就是修理、修正或修持。我們房子壞了破了要修理，傢具破了壞了要修理，同樣的，我們的生理行為或心理行為如果不常檢點的話，我們也會漸漸變成壞人。中國的曾子所講的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就是說我們應該每天檢討自己的行為。每天如果都這樣

反省的話，縱有錯誤，也容易隨時改正。至於「修持」，是修正、修理而且要持之以恆，日日時時，乃至每一秒鐘都要修行。有些人做了錯事，當天或能覺察，且有悔意，到了第二天又會再錯，他沒有勇氣和決心把自己改正過來，那便不是修行。修行則一定要在發覺自己有錯誤之後，加以修正、修理，並且應該切切實實地照修正過的行為繼續努力下去。所以我們說修行要反省自己；不該做的事不再做，該做而尚未做的事，應該就開始去做。

二、修行的器量

從佛教立場講修行，有大器和小器之分，也就是大修行和小修行之分，中國的孟子曾說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。以人的立場看，如果能獨善其身地修行，已經不錯，真正能達到這種程度，並不容易，可是在我們佛教來說，這尚是小乘。所謂小乘是對大乘而言，大乘不但自己要修行，而且要兼善天下，幫助所有的人都能修行。譬如說：我們現代的交通工具有很多種類，從腳

踏車一直到飛機，從水陸到空中，有大有小。但腳踏車祇能載一人，而且走得很慢，坐火車則快些又可以載很多人，有時還必須乘輪船或飛機。所以大乘和小乘，事實上就是說自修自度的人，是乘用小的慢的交通工具，自度度他的人，是乘用大的快的工具，能夠自度已不容易，自度度他當然更不容易。譬如說：自度不了而度他者，就像不會游泳的人，看見有人掉下水喊救命，便跳下水中去救人，結果救不了人，反而自己也淹死在水裏。因此要做大乘也好，做小乘也好，最基本的原則是切實的修行。修小乘也得先學修行小乘的方法，好像買不起飛機的人，至少先要有錢買輛腳踏車。不論小乘或大乘，修行是第一。

三、修行的層次

我們在一剎那間就做大乘菩薩，是辦得到的，不過，大乘並非與小乘對立，大乘之中必包含了小乘，同時也包括了凡夫的人及天，所以大乘的本身共有五個層次：(一)人(二)天(三)聲聞(四)獨覺(五)菩薩。修行是一步步向上去的，大乘不是比小乘顯得高超，乃在於發心的偉大，他們修行是為了度眾生，而非僅為自己求解脫。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家、思想家、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

而專門批評其他宗教或其他思想是害人害世的魔鬼邪說，佛教則不必反對任何宗教及思想。在佛教的立場看，一切方法祇要是在道德行為上有用的，都是好的，不過是深淺高低的不同而已。昨日有位李先生，對我說他信道教，也信佛教，他認為佛道是相同的，問我可否同時修行？我說，佛和道的基本立足點應該是相同的，但在修行的方法上及最終目標的證果上是不同的。雖然是同一立足點，由於方法不同，出發後的力量不同，得到的結果也就不同了。從同為一個勸善行善，造福人羣的立足點上，佛教可以承認一切的宗教家、哲學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、科學家，乃至一切行業的一切好人，都是佛法的一部份，因為佛教承認他們各有其本身的價值，可是他們所用的方法，因對象不同，程度不同，結果也不同。大乘佛教的特點，是教你先發廣大心，發心之後，你仍得根據你的程度來修行。你要先認清那一樣方法適合你的興趣和性格，或者那一樣是你所能接受吸收的，那麼那一方法對你就是好的，不論高低，都是大乘法門。

現在，我們把五個層次的修行階段，一一講解下去。



嘉寶果

在我們的妙法園林裡，有一棵高約三米果樹，每年都會開花結果。它的果是生長在樹榦邊，果粒像黑色葡萄子。

這叫「嘉寶果」，果子密密麻麻的。

「可以吃的嗎？」

「可以，我試過，很甜的，真像吃葡萄子。」

朋友聞言也試了。「啊呀，真的很甜，而且還很多汁呢！」

如果你有興趣，也不妨試試。——這看來是妙法寺內唯一可以讓你好奇地「偷偷」試摘試吃，其他的，請眼看手勿動呀！

A・人

我們不可好高騖遠，也不可小看了自己，因為各人都有他們現在的立場和現在的程度。諸位曾否聽過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這句話？你們信不信一個殺了很多人或畜牲的人，把刀一放，就可以成佛？假如真有這樣的事情，佛教便不值得信仰，佛也不足尊敬了。不過這句話的確沒有講錯，因為「立地成佛」的意思，是指如果能夠把屠刀放下，不再殺生，從此即能開始一步一步地接近於佛，一點一點成功為佛。

還有一句話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意思是說，我們向海中一直游出去，或者在海中浮沉漂流下去，是上不了岸的，祇有當我們希望登岸而掉過頭來時，就朝着岸的方向，掉過頭來雖非立即登岸，但已面對着岸，並且向岸接近，那是不容置疑的事。因此，我們發心要成佛，必須先從我們現在立場和程度做起。我們是人，成佛就必得從人的本位開始，如果人尚不能做好，成佛自是不可能的。

「人」，包一切的人文科學、哲學和倫理學等，凡是對人間有利益的事情、行為、道理，統統都是成佛的因素。

B・天

「天」，是指各國家、各民族、各時代一切的宗教所信仰的對象及所嚮往的境界。宗教殊少不求升天，中國道教所謂「白日飛昇」「長生不老」「羽化登仙」，都是要升上天去，西方的猶太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等，也都要求升天，但假如連人還沒能做好，能不能升天呢？的確，有的宗教認為祇要信仰神，並且有幸被神選中的話，縱使做再多壞事，也會蒙神赦免而得救升天，這種說法，是不合乎邏輯的，應該說成：你做好了人，再信仰神，就有升天的可能。很多人都說佛教是主張出世的，其實，佛教更重視入世，如果沒有入世的基本道德的訓練，便不可能出世。很多人看到我這種人做了和尚，而問我：「喂！和尚，如果人人都做了和尚，人類豈不會在這世界上被消滅了？」遇到這種場合，通常我會反問他：「這世界上有幾個像我這樣出家的人？」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可能出家 and 適合出家的。佛教固然願度盡一切眾生，離苦得樂，解脫生死，而事實上並不能使得所有的世人都出家。所以佛教認為先有好的在家人，才會產生好的出家人。如果做父母不盡父母的責任，做兒女不盡孝道，做師長不盡師道，做朋友不

流水

流水潺潺，流水淙淙……，這都是形容水流。

細水長流，很讓人進入寧靜之境。每次經過某屋邨平台，都會放慢腳步，原因是這平台的設計，以流水為主，看那流水從管道裡流出，幾道水管的配搭，給你一個簡約的印象，我就喜歡這樣的簡約。日本園林往往有這樣的美感，祇可惜有時候修飾得過於整齊，總給你一個刻意、造作之感，這算是小小遺憾了吧。



盡友道，這種人成為佛教徒的資格是有問題的，出家更有問題。唯有能完成做人的基本要求，才能進一步考慮是否適合出家修行。因此，做人既是升天的基本條件，也是成佛的基本因素。

C・聲聞

「聲聞」，是出世的，是把人做好了，做完美了之後，走上出世之路。但出世並不一定要出家，因此在聲聞裏有四個不同的階段，我們稱為：初果須陀洹（七返生死）、二果斯陀含（一返生死）、三果阿那含（不還生死）、四果阿羅漢（解脫生死）。從第一果到第三果，在家人都可以達到，第四果在家人也可以到，但到了那階段，自然而然會擺脫世俗一切名利權勢等欲望而思出家去。此時，一切煩惱以及貪欲心、瞋恨心、不明是非之心都斷了，便真正到了出世，也就是對於世間的物欲——財產、眷屬，乃至自己的身命，均已沒有了我及我所有的繫縛心，這時才真正到了阿羅漢的境界。所謂解脫的意義，是不受任何思想及物質行為的影響，生活在身心自在，生死一如的境界中。所以請不必擔心着說：「如有一天人人都到了第四果，世界上就沒有人了。」我告訴你們：假如我們人人都是無煩無惱，無有苦痛的阿羅漢，

豈不好嗎？但是這一天的出現並不容易！

D・獨覺

「獨覺」，事實上獨覺和聲聞是一樣的意義，但由於修行入門的不同而異其名。聲聞是聽到佛說法、僧說法或從經典中看到脫離生死的方法而修行證果的。獨覺則是在沒有佛教的時代，沒有佛經可看的時代，也沒有什麼人說佛法的時代，從自然界某種現象的啟發，得到佛法的真理及開悟解脫的。這兩種都叫做出世間道，也叫做出世的佛教。對一般人來說，實在是並不容易的事。

E・菩薩

「菩薩」，菩薩是最偉大的，最崇高的，但也是最平易的。因為從普通人一開始相信佛教，就願意照着佛教所說的成佛方法去做，這便是初發心的菩薩，所以成菩薩要比成羅漢容易。不過，菩薩分成五十三階段，從最初一層到最高一層——佛的階段，要經過五十二個層次，初開始，我們要做個好人，希望人家也成為好人，不管你是否真有能力幫助他人得到幸福，祇要你心裏確是如此希望，這種心就是菩薩心了。

……（下期續完）



「凍齡」

春天，如果沒有惡劣天氣，天色晴朗，再看那百花齊放，真是一個怡人的好日子。

每次回返妙法寺的時候，坐的是地鐵、輕鐵，輕鐵是在路面行走的，從玻璃窗望出去，你會看到繁花盛放！高高的木棉樹，一朵朵「英雄花」，在沒有綠葉的扶持下，這些紅花在枝頭上更顯出她的倔強與英姿颯爽。

走下輕鐵，又看到那紅艷艷的花在開放，十多年了，她依時依候地向行人展現她的美麗。哈哈，這才是真正的「凍齡」啊！

蕭詠儀作品有「大氣」

前些日子，看了畫友蕭詠儀個人畫展。

蕭詠儀是跟何永祥學畫的，如果屈指算，她應該是嶺南畫派第四代了。

第一代是高奇峰，第二代是趙少昂；何永祥是跟少昂大師的。

從這次畫展可以感受到這嶺南之風真是「一脈相傳」。很有這派的風格、特色。而我最希望看到的，是承傳下來之後有沒有自己的風格、自己的個性，也就是說：請勿陳陳相因。

在這近百幅作品前，我看到一個可喜現象——那是隱隱然有自己的東西了。特別是在「大作品」方面，無論是動物還是山水，在畫面結構上，有「大氣」。希望鍛練出純熟技巧，可以跟老師，但作品有「大氣」則是自己的文化修養。



担定橈仔

在太古城商場門外，見到這樣一行行排列整齊的橈仔。

——什麼用途？

當然是排隊了。排什麼隊呢？原來是一部影片的「首映禮」。可以肯定，這部影片的主演者會是偶像式的演員了，首映禮之夜，他會登台，所以一些年輕影迷霸定位等入場。

這很好呀，秩序井然，又不用坐上一個人去排隊。他們的排隊是兩日一夜的。

在行人道旁拉上鍊，既方便也不妨礙行人，是很好的做法。好些時我們見到這些有秩序的場景，心裡很是安慰。——特別是騙案頻頻的今天，看到這秩序井然的社會文化，你不感到快慰嗎？

金庸與佛學

今年有查良鏞(金庸)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，兩個展覽同時舉行，一個是在沙田文化博物館，另一個是在港島中環愛丁堡廣場(舊天星碼頭附近)的雕塑展。

雕塑展是展出十件金庸筆下的武俠人物，由年輕雕塑家任哲製作，那份動感與張力，真是非到現場一看不可。與此同時，我感受到那簡潔的人物介紹以及點出時代背景的一組文字，不僅內容好，那一手書法字更是出色。我到處打聽，此書法是出自哪位書法家之手？却原來還是由任哲自己寫的，這真是很不簡單的一位藝術家呀。

金庸不僅是著名小說家，也同時是歷史家、哲學家，我們在這雕塑展裡，可以感受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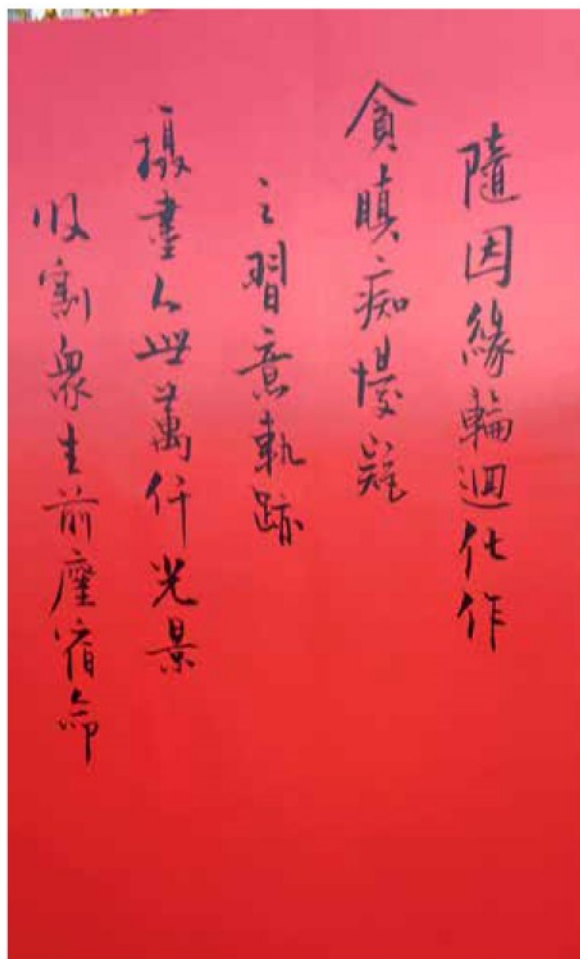
且看其中一個雕塑——金輪法王，任哲充分理解到金庸對人物描寫的立體感。人物是有血有肉的，人物個性是複雜的，有極壞一面，也有良善的一面。你看任哲怎樣描述這金輪法王，他寫——

隨因緣輪迴化作

貪瞋痴慢疑之習意軌跡

攝盡人世萬仟光景

收割眾生前塵宿命



這都是從金庸筆下人物的描述中體會到的。

也許金庸小說迷還不大曉得，金庸（查良鏞）其實是對佛學有頗深研究的。

金庸有一樁事是與妙法寺出版的《內明》雜誌有關，他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為《內明》寫了一個連載，談《色蘊》，一連刊登七期，每期都有數千字的，寫得深入透徹。但這畢竟是專論之文，讀者要靜下心來好好地細看。我在這裡騰出篇幅轉載一則文字，這些文字並不深奧（由於未進入專論主題），但我們可以從中理解到他行文的用心——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讀者有所理解。

以下是金庸以查良鏞這正名寫的「談『色蘊』」開始時的一則文字——

『人的一切痛苦，來自生理機能的作用。

所以首先要對此有正確的認識。正確的認識從正確的觀察而得到。生理和心理的機能互相依附，互相影響，永遠不能真正的分割。但在觀察之時，可以先分別開來了解，認識了之後，再將兩者綜合起來，得到一個總的認識。

『生理機能比較簡單，有具體的形象，可以捉摸。心理機能却十分複雜，思想念頭瞬息間百變千幻，極不容易把握。所以生理組織不再分組，心理作用則分為四組。五個組的每一組之中，都包含了許許多多東西，例如生理器官有眼睛、耳朵、鼻子等等。

『生理組織為「色蘊」。「色」的意思是「看得見的東西」，「蘊」的意思是許多東西聚為一類，梵文是Skandha，巴利文是Khandha英文譯作Aggregate或Group，都



是「組合」、「集團」的意思。「色蘊」就是「可見類」或「可見組」。人身的各種器官都是看得見的。其中細小的物體如細胞、血球、細微神經等等肉眼看不見，但通過顯微鏡還是可以看得見，佛以及其他修道有成就之人的「天眼」也看得見。生理組中的各個部份，不論大小，都看得見。

『至於心理作用，那都是看不見的。佛陀分為情緒、概念與思想、意欲、意識四組，分別稱為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。情緒、概念與思想、意欲這三組心理活動，必須和意識相結合纔能發生作用，所以整個心理活動也可總稱「識」。

『五個組一起，稱為「五蘊」。「蘊」這個字，是玄奘大師所譯，舊譯稱為「五蔭」或「五眾」。

『生理組織和心理作用事實上互相密切關係，不可能真正的截然劃分，以「能不能看得見」作為分類標準，最為明確合理。如果像通常那樣稱為物質類和精神類，聽者不免要追問：什麼是物質？什麼是精神？事實上這個問題無法答覆。在今日的高等物理學中，物質與能不可分，物質是能的一種現象。佛陀根本不談物質，不談物的本質，只談物的狀態與性質，只談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現象，和今日的科學知識完全相符。在哲學上，關於「物的本質」，兩千多年來一直也有永遠解決不了的爭論，佛陀一概撇開，以免引起混亂。分為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兩種，既簡單明瞭，又完全正確。

『心理狀態固然剎那間變化不停，生理組織其實也是時時刻刻在變化，新陳代謝作用沒有一刻停止。千千萬萬細胞在不斷產生、生長、衰老、死亡。嬰兒成長為青年，頭髮和指甲長了起來，骨骼和血管在慢慢硬化，美麗的晶瑩的眼珠失却了光采。不斷的變化，決不停滯不動，那是「無常」。』

圖片說明：

有心人

查良鏞先生是一位有心文化人，他當年常看《內明》。他明白，寫作「佛文化」是艱辛的，作者得搜集大量資料，耗費不少時間精神，於是他向《內明》雜誌社負責人提出，想做點事：為《內明》雜誌作者增加多一點兒稿酬。

我們且來看看《內明》雜誌這則啟事。



本刊調整稿酬啟事

本刊護法查良鏞居士，為鼓勵四眾同道研究佛學興趣，自六十一期起，按照本刊原訂稿酬，附贈獎金百分之五十。即原來每千字二十港元者另致查氏獎金十元，合共三十港元，餘類推。

查居士熱心弘法，護持教刊，功德無量！併此誌謝！

內明雜誌社謹啟

今年的香港花卉展覽



香港一年一度的花卉展,在維園舉行,每年都吸引不少參觀者。

過去幾年有疫情,特別是在疫情嚴重的情勢下,不得不停辦。

而今疫情總算過去了,這兩年又慢慢地恢復那遊人如鯽的盛況。

今年展覽期間,我在星期二前往,一來是想避開假日人潮,二來這天天色明朗,又不怎樣熱,實在是個遊賞的好時光。想不到儘管如此,這天游人還是有點熙攘往來之感。但十分告慰的,是無論大人小孩,以及坐在輪椅的老人家,推着輪椅的年輕一輩,個個都是一臉笑容,而且互相禮讓,一點兒「你推我搶」的爭先恐後的現象都沒有!——我又一次看到香港人(包括一些遊客)的素質,大抵這是一個賞花好地方呀,喜歡賞花的人

多少都具文化素質的，這又一次體現什麼叫做「物以類聚」。

好啦，還是讓我說回今年展出的花卉。

今年，沒有特別作為主題的花，各式各樣我們常見的花，集中起來，而且經過一番排列梳理，如往年一樣可觀，特別是一些具主題性的園林布置，讓大量賞花者舉機「打卡」。今時今日，手機相機十分十分方便，連阿公阿婆也人手一機，不斷地把自己喜歡的花朵及園林布置攝入鏡頭。

今年有一個攤位，特地布置成傳統的婚嫁場面，一座大紅花轎還吸引不少老太婆，大抵是因為勾引起她們幾十年前，少女時候坐花轎出嫁的美好回憶。我見到不少坐輪椅的婆婆在家人推扶下，在大紅花轎前拍照留念。——這可讓她們回去後有一個美麗的話題了。真好！

看到一些年紀已一大把的公公，聚精會神地站在花前拍攝，甚至出動「長火短火」，用心取景，真是有趣而感動。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，已成了我們的集體回憶。

花卉展上的地湧金蓮

在今年花卉展裡，看到圖中這個畫面，有不少遊人好奇地問：「這是什麼花啊？很少見到的！」

我有一點點認識，遂「自告奮勇」說：「這花喚作地湧金蓮，是佛教花，屬芭蕉科，你們看看，它的葉不是很像芭蕉葉嗎？」

眼前這五朵黃澄澄的「地湧金蓮」，十分燦爛。它是一層一層地開，下邊是枯黃了，上邊

的花瓣還在盛放，所以一年四季它的花會開上三個季度。幾乎可以說是四季花開了。

旁邊一位女遊客聽着聽着，說上一句：「阿生，你說這是佛教之花，難怪旁邊放上一個泰式佛教像。」

是吧！我想：如果這花展攤位的主人能多做一點功夫，在「地湧金蓮」這花旁插上一個牌，作一點簡介會更好。





默不作聲

看到這個「默」字，頓然想到一個問題——何以右邊是一個「犬」字？犬與黑有關的嗎？

有此一想之後，翻查一些資料看看，原來真的有關也。犬是守着黑夜，而且是不吭一聲的。

這現象，如果你有留意到黑夜中的犬都會有這個感覺，特別是在郊區地方，你遠遠地看過去，你不會感覺有犬存在，但如果你走近牠的範圍，牠便會哼哼有聲跟着便會吠你了。

所以這個「默」字這樣結構便很有道理，而且，「默」的意思是暗地裡，是不作聲的，是放在心裡的，這與黑夜的這個「黑」字便有意念上的聯繫。不是很有意思嗎？

類似的造字用意其實是很多的，再讓我舉些例子。

與「默」字同音的這個「墨」，也在型格上有相似。墨，固然是黑色的，而它下方寫上一個「土」，也就讓我們曉得它製造的材料。

木炭是黑色的，木炭是怎樣形成的？即是說它的黑是怎樣形成的。我們不妨聯想一下，這個字的結構最下方是「四點」，四點，即是代表火。——這就是了，黑黑的炭，不是用火燒成的嗎？在推敲一些字的結構就是這樣有趣。至於一些與火有關的字更不用說了，如煮、熟、熱這些字都是。

三點與兩點

「四點」是火，「三點」是水，此外還有「兩點」，這三方面的造字都是很「實在」的。「三點」這水字旁的字很多，隨便的寫寫便有：淚、泡、湯、波……這都是與水有關。再想深點也很有趣，假如是比一般的水要冷一些，這使用「兩點」水。這個「冷」字便是，還有「凍」字，「冰」字，甚至冬天的「冬」也是「兩點水」的，你說不是很有趣嗎！

看來，「一點水」的話，似乎與水沒有什麼關係了，如「主」、「丸」、「太」、「之」均如是。